

戀戀恆河

釋自類

遠處建築物的燈光，映照在河面上，若絲綢、若銀緞、若琉璃，不管岸邊是白色的燈，或是黃色的燈，都令人目不暇給，好像就置身在夢幻的國度中，這就是我朝夕戀戀的恆河嗎？真不敢相信，我又再次來到這裡。

拜訪恆河的那天，我們起個大早，在昏暗的路燈下，一行人摸黑浩浩蕩蕩地踩在通往恆河的小路上。只聽見好心人士此起彼落驚呼著：「小心牛糞！請傳話下去！」在狹窄的巷道裡，有一些印度人捲縮著睡在角落邊，當時溫度極低，不知他們在夜間如何度過的，我突然覺得好冷。一路上少了白天糾纏的乞討，除了腳程變快，思緒也快速轉換。

到了恆河岸，天色仍是灰濛濛的一片，而河邊的燈及映照在河上的光，卻相互映照，另成一番氛圍。約二十多人便坐滿了一艘小小的船，真是超厲害的。不知是否超載？沒人提出，也沒人擔心，大夥兒就像一群小朋友，乖乖地坐在船上。

只見印度小孩一個個出現在每一艘船前，兜售竹籃內的小燭小花，導遊統一處理，每人發一份，除了蠟燭，還配上一朵小花。

虔敬地將蠟燭點上，祈願佛的慈光加被眾生離苦得樂、吉祥平安，再輕輕放入恆河。當大夥兒紛紛將自己的一盞燈放到河面上，我發現自己的那盞燈，在我的注視下，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。黑黝黝的河面，竟被一盞盞的燈點亮了。遠處建築物的燈光，映照在河面上，若絲綢、若銀緞、若琉璃，不管岸邊是白色的燈，或是黃色的燈，都令人目不暇給，好像置身在夢幻的國度中，這就是我朝夕戀戀的恆河，真不敢相信，我又再次來到這裡。



◎黑黝黝的恆河，竟被一盞盞燈及一個個願給點亮了。（攝影：林佑增）

船的速度並不快，但一下子便到了東岸的沙灘上。天色也漸漸亮了，但看上去仍是灰濛濛的一片天，看來今晨是無緣見到日出了。上回來此的日出畫面，已成為記憶中的傳奇，猶若神話般的不真實。

到了對岸，鑿法師先以她優美的文詞與音聲帶我們觀想佛陀所走過的恆河，讓我們如臨聖境，接著由法師們帶領大眾作早課。

恆河岸邊的風大霧大，腥腥鹹鹹的空氣，附著在臉上。河水有節奏地輕動著，和著大眾的大悲咒，一聲聲撫慰著各族類的眾生。誦完大悲咒，又到了大眾期待的時刻——聆聽悟師父精彩的開示。

此時，天已大亮，今早大霧，沒有陽光普照。這一路行來，是歡樂愉悅，仍是歡樂愉悅。但常看到一種情況，只要師父講話，總會聽到啜泣的聲響，這真是一趟知性和感性交織的聖地之旅。可是截至目前，我都還保持理性多於感性。

悟師父在恆河岸邊開示，生動立體地呈現《楞嚴經》中波斯匿

王與佛陀之間的對話。其中一段，悟師父用著感性的語調如此陳述：「我記得小時候，母親常常牽著我的小手。我跟著母親的腳步，走過恆河的橋，到印度廟去祭拜……我當時一直能感受到母親手中的溫度……。」

師父的語音是如此的柔美溫潤，字字觸動我的心弦，被撥動的當下，那內在的酸楚瞬間生起。我腦中浮出母親握住我手的景象，那溫溫潤潤、慈愛的感覺再度被喚醒，我的手心彷彿握住母親手的餘溫，這溫暖回送到我的心頭。我似乎又握到母親牽著我的手，目送我離開家門。那一段母親垂垂老矣的歲月，每一次回家省親，要再回僧團時，向母親揮手say bye bye時，都在心中隱隱的疼著，我都在心中自問：「可是最後一次的相見與告別嗎？」母親過世前後的點滴，那一幕幕此時如浪潮襲捲而來……。

悟師父的開示才一半，我的眼淚便已成串落下，一發不可收拾，涕泗跟隨而來。不想擦它，以免動作太大，擾亂一起聽法的佛子們。自忖反正前面只有師父，其他人看不到，於是任其流洩。沒想到我們的寶貝師父，卻說道：「此行，印度之旅能夠成辦，除了我悟師父，還有其他法師。法師們，請站出來！……」

這下好了！我忙不迭地又是擤鼻涕，又是擦淚水。往往最糗的事，我們最不想讓人知道，卻常常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曝光，真是遜斃了。好吧！師命難違，管他紅鼻子、紅眼睛，趕緊站到前面去。但是，在悟師父慈音的伴奏之下，已經分不清是淚水或鼻涕，更是串串落下，無法止息，不給情面。

悟師父提醒大眾，帶一些恆河沙回台灣送人，這是最好的禮物。聽完開示，大家便開始拿出大大小小的容器、塑膠袋裝恆河沙。流過淚的心是亮的。將恆河沙放入寶特瓶時，想起上回來時，恆河畔的小女孩伸出黑黑的手乞討。當時，謹記導遊的囑咐，不可

以給錢，但看她黝黑的皮膚，滄桑小臉，瘦弱的身軀，真令人不忍。再看看其他印度小孩離得尚遠，應該不會造成爭奪，趕緊將身上僅存的餅乾交給她。她咧嘴一笑，好美的小女孩，我看傻了！才一眨眼，她突然搶走我手中的寶特瓶，我嚇了一跳，只見她快速地為我裝沙，又將瓶子放在沙地上，用力抖幾下，只見沙子沉下去，瓶子又多出許多空間，她反覆作了許多次，直到瓶子裝滿為止，才滿臉燦爛微笑地交還我。

大家還忙著裝沙、照相時，已有人在催促「上船了！」大夥兒登船，思緒尚留在岸邊。船行一半，不知由何處飛來了一群海鳥。兜售鳥食的船馬上靠過來，詢問我們：「要不要買鳥食？」

大家很有默契搖搖頭，順手將其船推開，最怕在河水中，遭到前後夾殺。海鳥一群一群飛過來，我拿出背包裡剩餘的一點乾糧，捏碎後，分一些給同船的人，可與海鳥結緣。乾糧一下子便被吃光了，一隻隻又飛走了。

美麗輕輕靠過來問我：「師父，我這裡還有餅乾，要不要？」「好啊！布施出來，一人發幾片，讓大家與海鳥結緣。」餅乾捏成小小片，一撒出去，海鳥們又成群結隊飛回船邊，搶吃餅乾，乍看之下，好像海鳥伴著船行，好幸福喔！淑汶與秋霞也抓住機會，快快拍下精彩的鏡頭。

只見悟師父坐的那艘船也行至附近，秀滿與得裕等人問：「師父！我們趁這時候唱燃燈之歌祝悟師父生日快樂！」「嗯！好點子，」自願與駒法師便帶著同船的人一起唱，雖然當下悟師父不知這是大眾的獻唱，但練了好久的歌，藉此因緣表達一下，滿大家的願，也不會遺憾了！這時，隨車的導遊，也拿著一張小紙條跟著哼。很好奇，他竟然看得懂中文，一看之下，才知他用音抓準韻律，和著節拍哼唱，真有音樂細胞。我觀察他，也是一臉歡喜虔誠祝禱，導遊



◎我們唱著佛曲一首接一首，群鳥也來跟我們一起唱和。（攝影：林侑增）

他真是聰明。

我們唱完一首，另一艘船也接唱另一首佛曲，此起彼落，好不歡樂。整團的人，雖分乘不同的船隻，卻在河面上以佛曲唱和著，還有雄深的恆河水流伴奏著——剛來時，以光明、花香、許願修供養；回去時，卻用歡樂的佛曲歌聲修供養。——此行朝聖之旅，大家以歌聲祝福我們的團長生日快樂，形成了另一個沸點與交集，是留在我心中最最鮮明的一幕。

回到台灣好長一段時間了，印度朝聖之旅，我仍惦念著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的身影，我更將美若夢幻的恆河水，化成我天天的思念：清晨打開水龍頭，捧住一手心的水時，便會想起恆河的水！想起佛陀接引我的手！

「給我一瓢恆河水呀/恆河水/那是生生世世母親的血/那是生生世世父親的汗……」心中低吟余光中「鄉愁四韻」的旋律，套上對恆河思念的詞兒，祈願：

「佛的法音滲入每一滴水、每一個毛孔，遍滿虛空十法界，接引如恆河沙量無可數計的眾生……」